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生的远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生的远行>>

13位ISBN编号：9787801429681

10位ISBN编号：7801429680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华艺出版社

作者：季羡林

页数：4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
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
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
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
这里就有两种办法。
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
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
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
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
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
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
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
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
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一生的远行》讲述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
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
我这样的经历，过去的知识分子经历者恐怕不是太多。
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人情世态的社会，恐怕有很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
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体会。
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他们往往瞪大眼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一条路是桃花，一条路是雪。
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
究竟何去何从？
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新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楔子一 留学热二 天赐良机三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四 满州车上五 在哈尔滨六 过西伯利亚七 在赤都八 初抵柏林九 哥廷根十 道路终于找到了十一 怀念母亲十二 二年生活十三 章用一家十四 汉学研究所十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六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十七 大轰炸十八 在饥饿地狱中十九 山中逸趣……别印度日本人之心尼泊尔随笔曼谷行神州游记

章节摘录

一 留学热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
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
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
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
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
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
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
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
二者都要经过考试。
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
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
是否有走后门的？
我不敢说绝对没有。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
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
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
平常日子，勉强糊口。
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
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
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
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
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
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
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
所谓“驾”，就是赶走。
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
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
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
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
原因是有一点的。
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
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
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
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
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
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
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
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
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
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
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
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
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
宋校长对别人说：“ 羡林很安静！
”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 安静 ”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
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
“ 抬眼望尽天涯路 ”，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 归宿。
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
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
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
学生大部份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
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
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
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我情绪低沉。
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
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
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
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
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
俗话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然而不行。
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

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是浑身发抖。
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则像人间凡夫，“更隔蓬山千万重”了。
　　我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年。
　　二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
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
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
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
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
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
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衿，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
究竟何去何从？
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
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
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
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
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
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
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
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
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
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
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
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
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
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
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
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
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
这都需要很多钱。
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

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
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
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三 北平的准备工作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
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
生离死别，古今同悲。
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血相视。
”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
然而今 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
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临离开家时，我思绪万端。
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
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
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
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我先乘火车到北平。
办理出国手续，只有北平有可能，济南是不行的。
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
立即赶赴清华园，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了一个床位，同屋的一位比我高几级的清华老毕业生，也是什么地方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夜半联床，娓娓对谈，他再三劝我，到德国后学保险。
将来回国，饭碗决不成问题，也许还是一只金饭碗。
这当然很有诱惑力。
但却同我的愿望完全相违。
我虽向无大志，可是对做官、经商，却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
对这位老学长的盛意，我只有心领了。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
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
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遮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
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
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
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
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
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
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
离开这里不远就是那一间临湖大厅，“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后面。
这个厅很大，里面幽静得很。

几年前，我有时候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几个好友，到这里来闲谈。
我们都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话海阔天空，旁若无人。
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挥斥当代文学家。
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
当时意见截然分成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
大家争吵了个不亦乐乎。
我们这种侃大山，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有结论。
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今天我一个人来到这间大厅里，睹物思人，又不禁有点伤感了。
　　在这期间，我有的是空闲。
我曾拜见了几位老师。
首先是冯友兰先生，据说同德国方面签定合同，就是由于他的斡旋。
其次是蒋延黻先生，据说他在签定合同中也出了力。
他恳切劝我说，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起麻烦。
我感谢师长的叮嘱。
我也拜见了闻一多先生。
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不幸的是，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等到十一年后我回国时，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
他是一位我异常景仰的诗人和学者。
当时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但是他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中。
　　有一个晚上，吃过晚饭，孤身无聊，信步走出工字厅，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
于是新月当空，万籁无声。
明月倒影荷塘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加圆明皎洁。
在月光下，荷叶和荷花都失去了色彩，变成了灰蒙蒙的一个颜色。
但是缕缕荷香直逼鼻管，使我仿佛能看到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
荷花丛中闪熠着点点的火花，是早出的萤火虫。
小小的火点动荡不定，忽隐忽现，仿佛要同天上和水中的那个大火点，争光比辉。
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
但是，我到北平来是想办事儿的，不是来做梦的。
当时的北平没有外国领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
于是我同乔冠华就联袂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个领馆去请求签证。
手续决没有现在这样复杂，领馆的俄、德籍的工作人员，只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含笑握手，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的出国手续就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
　　回到北平以后，几个朋友在北海公园为我饯行，记得有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
我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
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各极其妙。
同那天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完全不同了。
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真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
玩了整整一天，尽欢而散。
　　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终于到了应该启程的日子。
八月三十一日，朋友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老车站。

当然又有一番祝福，一番叮嘱。
在登上火车的那一刹那，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万里投荒第二人。”

编辑推荐

《一生的远行》是季羡林唯一亲定的自选集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